

东方文化丛书

陈门问学丛稿

著者 / 王永兴



K103
J182.4

东方文化丛书

陈门问学丛稿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江西人民出版社

（赣）新登字第001号

书 名：陈门问学丛稿

作 者：王永兴 著

出 版：江西人民出版社（南昌市新魏路）
发 行：

经 销：江西省新华书店

印 刷：九江印刷总厂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4.125

字 数：36万

版 次：1993年11月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 数：1—2000

定 价：14.70元

ISBN7-210-01121-8/G·71

邮政编码：330002 电报挂号：3652 电话：331044

总 序

一部人类的历史，证明了一个事实：文化交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前进。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国家不论大小，民族存在不论久暂，都或多或少，或前或后对人类文化宝库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人类文化发展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是全世界已经不存在的和现在仍然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文化交流则在其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现时，我们不能否认，流行今天世界的文化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几百年中创造并发展起来的。社会主义文化已经产生，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它仍需吸收、借鉴资本主义文化中有益的部分，以发展和创造出一种更高形态的社会文化。

欧美一些比较有远见的历史学家，比如英国的汤因比，从研究全部人类历史中发现，一种文化或者文明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演变、衰退的过程。他们把过去的人类文化或者文明，分成了许多独立的个体。有的个体，比如美洲的玛雅文化，今天已经荡若云烟，不再存在了。有的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发展得如日中天。

一种文化或者文明，怎样才能继续发展，继续前进，继续洋溢着生机勃勃的活力呢？关键除了内因以外，外因也起重要的作用，外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文化交流。哪一种文化或者文明，如果在发展到一定的水平以后，就自我欣赏，自我感觉良好，固步自封，墨守成规，这表示，它已经失掉了生命的活力，注定要衰微或者消亡了。这是一个不可否定的基本历史事实。

此外，根据我们的观察，在五花八门、纷然杂呈的众多的文化或文明中，显然有文化圈的存在。换句话说就是，在某一个比较广阔的地区内，某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或者文明，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影响了周围的一些国家和民族，发挥了比较大的作用，积之既久，就形成了这样的文化圈。古希腊和罗马文化、从希伯来起一直到伊斯兰时期的闪族文化、印度文化和中国文化都形成了各自的文化圈，在非常辽阔的地区内，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对圈内的国家产生了或大或小或强或弱的影响。这影响不是单方向的，圈内的国家间有着文化交流，圈与圈之间也有文化交流，总起来看，是一个互相学习、互相渗透的过程。

这样四大文化圈，又约略可以分为两大文化体系：一个是西方文化体系，指的是从希腊、罗马一直到今天的欧美文化；一个是闪族、印度和中国的东方文化体系。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上，这两大文化体系表现出来的情况仍然是互相学习，互相渗透，交光互影，独立发展。这当然也是一种文化交流，是在最大的宏观的基础上的文化交流，而且这两大文化体系的关系是，哪一个文化体系也不是自一开始就占据着或者永远占据着关键地位、主导地位、支配地位、垄断地位。

在今天的世界上，正如我们上面已经谈到的那样，流行的是西方文化体系。我们东方国家——在这里，“东方”既有地理含义，也有政治含义，即所谓第三世界的国家——，中国也包含在内，近几百年以来就是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到了今

今天，世界上西方以外的哪一个国家不向西方学习？哪一个国家没有受西方文化影响？专就中国而论，我们的衣、食、住、行，我们的文学艺术，甚至我们的风俗习惯和我们的思想意识，无不打上了西方的印记。这是一件极大的好事，不向西方学习，则无法发展我们的生产力，无法推动社会前进。这个学习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不但今天学习，明天仍然要学习，决不能稍稍放松。

但是，在努力向西方学习的同时，我们的头脑也必须清醒，我们的眼光也必须放远。我们必须上下几千年，纵横数万里，以人类全部历史和整个地球为背景，来观察东西方文化的关系，这样才能看出两大文化体系相对消长、互相学习的关系。最近几百年来所表现出来的情况，只代表最近几百年的发展。前于此者，情况有所不同，后于此者，情况也将会有所不同。只有放眼观宇宙，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观察问题。我们才能真正客观地、实事求是地了解西方文化，了解东方文化，了解中国文化。我们才能在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情况下，准确地给西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给东方文化以应有的地位，准确地确定我们文化发展的战略部署，准确地预见我们学习西方文化的结果。

我们这一套《东方文化》丛书，顾名思义，就是想给读者以有关东方文化的知识，帮助他们了解什么叫东方文化？中国文化在东方文化中占什么地位？东方文化当前的作用是什么？衡以西方文化，东方文化的发展前景如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全国人民关心文化问题，是合乎规律的，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对我们在这里提出来的这几个问题，我们应该有自己的答案。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出版了大量的有关文化问题其中也包括东方文化的专著和论文，汗牛充栋，车载斗量，目迷五色，花团锦簇。我们想在这一面锦上再添上几朵鲜花，共庆升平。对目前注意东方文化很不够的情况，我们想加以矫正或者平衡。因为

是丛书，作者很多，探讨的方面也很多，观点就可能有不一致的地方。我们认为，这是好事，而不是坏事。我们编委会对此概不干预。每个人的观点由作者自己负责。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文章达到一定高度的学术水平，材料又翔实可靠，我们就收入丛书中。我们希望真正能做到百家争鸣，而只有真正的百家争鸣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这是我们的信念，也是我们的行动方针。

季羨林

周一良

庞 朴

前言

1937年11月，我在长沙临时大学听陈寅恪先生讲魏晋南北朝史。这是我从寅恪先生受业的开始，也是我的学术生命的开始。当时，我对寅恪先生之学完全不懂，但他的讲课却深深地吸引了我。同时听课的友人徐高阮也与我同感。课后，我们立即向教务长潘光旦先生提出：我从中文系、高阮从哲学系转到历史系。50余年过去了，寅恪先生逝世已21年，高阮也在多年前逝世。现在，我在灯下整理从1947年直到今天我的几十篇文章，我仿佛又回到了侍读先生之侧之时。亲聆教诲的情景，宛然如在目前。半个世纪中，我从寅恪先生学到了什么？我懂得寅恪先生之学吗？我一篇一篇地校读我的文章，要从中求得回答。对寅恪先生之学，我学到了一些，也懂得一些，但是太少了，太肤浅了，我感到惭愧，感到内疚。

陈门问学50年，因自己生性愚鲁，对先生之学所知很少，很肤浅，但读先生之书，研究先生之学是我终生之事，是振兴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大事，我要坚持下去。现在整理旧稿，编辑成集，是陈门问学50年我的自我反省。反省过去，是为了今后更严格更有效地鞭策自己，更加努力读先生之书，勉作陈门的预流。53年前初听先生讲课是我陈门问学的起点，现在又是一个起点。路正长，也更艰苦，但自知我所从事的是长期的庄严事业，怎敢不努力为之。

东方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季羨林 周一良 庞 朴
副 主 编 熊向东 刘国藏 林学勤
执行副主编 林学勤
编 委 (依姓氏笔划为序)

方 鸣 乐黛云 刘国藏
李 铮 严绍溟 陈 融
季羨林 周一良 庞 朴
林学勤 钱文忠 唐建福
熊向东 魏常海

常 务 编 辑 唐建福
装 帧 设 计 陶雪华
本 书 责 编 游道勤

目录

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	(1)
略谈陈寅恪先生的治史方法·····	(11)
敦煌唐代差科簿考释·····	(21)
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	
——兼论唐代的色役制和其它问题·····	(45)
从田令和敦煌文书看唐代土地制度中几个问题 ·····	(134)
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探讨	
——读大谷欠田、退田、给田文书札记 ·····	(231)
介绍敦煌文书西魏大统十三年(五四七年)	
计帐户籍残卷(斯〇六一三背) ·····	(256)
敦煌写本唐开元水部式(伯二五〇七)校释 ·····	(282)
试论唐代丝纺织业的地区分布 ·····	(309)
通典载唐开元二十五年官品令流外官制校释	
——唐流外官制研究之一 ·····	(337)
关于唐代流外官的两点意见	
——唐流外官制研究之二 ·····	(351)
关于唐代门荫制的一些史料校释 ·····	(370)
关于唐代后期方镇官制新史料考释 ·····	(394)
论唐朔方军 ·····	(412)
论韦皋在唐和吐蕃、南诏关系中的作用 ·····	(422)
后记 ·····	(442)

一代宗师陈寅恪先生

《清华校友通讯》编者约我写一篇文章，纪念寅恪先生诞生一百周年，寅恪先生是举世景仰的一代儒宗，我从他受业多年，为了纪念他而写文章，我责无旁贷，因而受命不辞。

一

在1988年中山大学举办的纪念陈寅恪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热烈而认真地讨论了寅恪先生的道德文章学术思想。季羨林先生称颂寅恪先生，题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周一良先生题词“一代宗师”。这些称颂，寅恪先生当之无愧。

回忆过去，我们几个学生侍读先生之侧，每次学校要他填写学历表格，在专业一栏，先生命我们填写“中国中古文史之学”，他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山大学讲授的课程确实大多在中国中古文史之学的范围内，但他的学识绝不仅限于

中国中古文史之学。蒋天枢先生在他所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卷下云：

时枢方校读《周礼》，语次，师诲之曰：“周礼中可分为两类，一，编纂时所保存的真旧材料，可取金文及诗书比证，二，编纂者之理想，可取其同时之文字比证。”

枢未能遵师嘱以有所成，愧负滋多矣！

非通先秦及秦汉文史之学，不能有此卓见。虽然寅恪先生几次说：“寅恪生平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这是他自谦，也是他治学严谨的表现。他对三代两汉之书也有卓识高见，上述寅恪先生对周礼的理解即是证明，行将出版的他读前四史札记是又一证明。寅恪先生晚年失明膜足，在师母和黄萱先生的协助下，然脂瞑写，撰写了85万字空前巨著《柳如是别传》。他对明清史研究造诣之高，也是举世公认的。

寅恪先生在《寒柳堂记梦未定稿》中说：

至寒家在清季数十年间，与朝野各方多所关涉，亦别有甚故，寅恪以家世之故稍稍得识数十年间兴废盛衰之关键，今日视之，可谓家史而兼信史欤？

《寒柳堂记梦》是寅恪先生的家史，也是国史，是我国近代史。回忆40年代中期，我们几个学生在先生之侧，侍读之暇，先生有时说到近百年来我国兴废盛衰的史实，都是在一般中国近代史著作中所未见者，也是不可能见到的。

先生不仅对我国自古及今的历史有人所不及的精深研究，在他留学欧美期间，除学习语言因而能熟练使用20余种语言文字外，还接受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进步史学思想，他将这一进步史学思想融冶于他继承的我国传统的优良史学思想之中，形成了陈寅恪的史学思想。职是之故，他对魏晋南北朝史及隋唐史的著述，不只史识卓越，更重要的是他有符合历史实际的体系。这是前无古人的。

寅恪先生读书治学以及待人接物，注重道义气节。在赠蒋秉南（天枢）序（《见寒柳堂集》）中，先生说：

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先生不只是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来赞颂欧阳修，先生自己也是如此。他一生为人行事，是一代的典范，是我们民族的代表。先生对于唐代诸大诗人，均有深湛的研究，特推崇韩偓，作韩翰林集札记，因偓不事朱温，赞其气节。先生对于后学晚辈登门请教者，无不有问必答，谆谆教诲；但对于势利之徒则鄙视之，此辈亦不敢登先生之门。

文章有裨益于治道学术，先生在《广州赠蒋秉南》诗中也阐述此义，云：

文章存佚关兴废，怀古伤今涕泗涟。

先生的文章有裨益于我们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前途与发展，赢得举世学者的赞颂，为我们国家博得荣誉。先生的道德文章，正如季羨林先生题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先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和光荣，先生是清华的骄傲和光荣。

二

寅恪先生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学术文化的热爱，是和他的家庭分不开的。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于戊戌变法时，在湖南实行新政，对教育、经济、政体等方面的改革，卓有成效。陈三立晚年居住北京（当时称北平），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侵占北京，病中的老人忧愤已极，拒不服药和进食，因而弃世。寅恪先生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目睹父

祖的爱国主义行为，熏陶教育，培育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他一生读书研究教学并取得巨大成果，他一生重道义和节气，都是在爱国、爱民族、爱民族学术文化的思想感情支配下而形成的。

寅恪先生的幼年、少年、青年时期，是他的博大精深的学识的奠基时期。他6岁开始读书，13岁留学日本，18岁到20岁在上海复旦公学读书。这15年期间，他部分时间学外语，大部分时间研读与博览中国古籍，包括经史子集。21岁，先生开始去欧美学习，在德国柏林大学学习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学习3年，主要学习研究梵文、巴利文、希腊文以及东方古代文字。十余年的艰辛研读，使他具备了熟练使用二十余种语言文字的能力。

总括寅恪先生从6岁到35岁的学习研究情况，我征引俞大维《怀念陈寅恪先生》文中的一段：

现在我略谈寅恪先生治学的方法和经过：寅恪先生由他念书起，到他第一次由德、法留学回国止，在这段时间内，他除研究一般欧洲文字以外，关于国学方面，他常说：“读书须先识字。”是因他幼年对于《说文》与高邮王氏父子训诂之学，曾用过一番苦功。……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我们这一代人，不过能背诵四书、经诗、《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因此《皇清经解》及《续皇清经解》成了他经常看读的书。……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他特别注重各史中

的志书。如《史记》的《天官书》、《货殖列传》、《汉书·艺文志》、《晋书·天文志》、《晋书·刑法志》、《隋书·天文志》、《隋书·经籍志》、《新唐书·地理志》等等。关于各种会要，他也甚为重视，尤其重视《五代会要》等。他也重视三通，三通序文，他都能背诵。其他杂史，他看得很多，这里恕不一一叙述。……寅恪先生不喜欢玄学，在子书方面除有关典章制度者外，他很少提及。但他很喜欢《庄子》的文章，也很重视《荀子》，这可能是他受了汪中的影响。……集部浩如烟海，博览实难。但是凡集部之书，包含典章制度者，他都特别注意。对文，最推崇欧阳文忠公、韩文公、王荆公、归震川诸大家。诗，佩服陶杜，虽好李白及李义山诗，但不认为是上品。他特别喜欢平民化的诗，故推崇白香山。所以在他《论再生缘》中有“论诗我亦弹词体”之句。关于词，除宋人词外，清代诗人中，他常提到龚自珍、朱祖谋及王国维三先生，可以说，词不是他的特别嗜好。他所做的诗，不多，但都很精美。他吊王国维的长诗，是我们这一代最好的诗篇之一。

现在我们讲寅恪先生在国学范围以外的学问。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随Lanman学习梵文与巴利文二年，在德国柏林大学随Lueders学习梵文及巴利文近五年。回国后，在北平他又与钢和泰继续研究梵文四五年。前后共十余年，故他的梵文和巴利文都特精。但他的兴趣是研究佛教对我国一般社会和思想的一般影响。……寅恪先生又常说，他研究中西一般的关系，尤其是对于文化的交流、佛学的传播及中亚史地，他深受西洋学者的影响。例如法国的P·Pelliot（伯希和）、德国的F·W·K·Mueller、俄国的W·Barthold及其他国学者。然他究

因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知择善而从，故其见解，每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其他边疆及西域文字，寅恪先生在中国学人中是首屈一指的。除梵文外，他曾学过蒙文、藏文、满文、波斯文及土耳其文。（原文发表在台湾出版的《陈寅恪先生论集》卷首，我从《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转录）

我移录了这样一长段俞大维文，因如俞大维所说的“本人与寅恪先生，在美国哈佛大学、德国柏林大学连续七年同学。……本人与寅恪先生可说是两代姻亲，三代世交，七年的同学了”。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周详也更深刻了解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和他的史学思想及其形成过程。

寅恪先生从37岁（1926年）起至48岁（1937年）的12年间，住在清华园。前5年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易名为清华大学后，先生为中文、历史两系合聘教授。这12年是先生一生中生活安定、身体健康、心情愉快、读书研究环境条件俱备的时期，因此研究成果最丰盛。先生一生著文约百篇，这一时期著文54篇，占半数。这一时期，先生讲授课程为佛经翻译文学、蒙古源流研究、世说新语研究、唐诗校释、魏晋南北朝史专题研究、隋唐五代史专题研究。先生初到清华国学研究院时，研究院纪事所载他指导研究生的范围有：①年历史；②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③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本之研究；④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回纥文及中央亚细亚诸文字译本与中文译本比较研究）；⑤蒙古文、满文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者之研究。就此五项和上述先生讲授课程而论，寅恪先生革新了当时以及后此长期内高级研究院校的研究领域和开设课程，更有进者，此五项联系到后此四十余年先生的治学讲学著述的基本精神、内容和方法，可以看出，他比汉、唐、宋以及明清有成就的著名

学者们，向前进了一大步，为中国的学术文化研究开辟了新纪元。在这一期间，先生还使用敦煌所出文书，著文多篇。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先生说：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

先生通解中外古今的学术文化，因而能有这样如立于喜马拉雅高峰俯瞰人类文化进展的长河的精深宏大议论。敦煌学已是今日世界的显学，寅恪先生是中国敦煌学开创者之一，又是提出“敦煌学”这一名称的第一人。这一名称的提出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明确了敦煌资料的研究是我们这一时代新的学术潮流，不只是整理考证一些资料而已。近十年来，特别是从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以来，我国敦煌学研究有了很大进展，先生所期望于我们“勉作敦煌学之预流”，已逐渐成为现实，这是我们可以告慰于含恨逝去的一代儒宗寅恪先生的。

蒋天枢著《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引吴宓《空轩诗话》云：

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总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

我认为雨僧先生的话绝非溢美之词。蒋天枢先生在其书中又云：

先生治学方法，用思之细密极于毫芒。虽沿袭清人治学途径，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

秉南先生最知寅恪先生治学之道，但我还要补充说：寅恪先生取欧洲进步史学思想，融洽于我国传统的优良史学思想之中，